穆堂別稿

穆堂別稿卷之三十七

臨川 李紱 巨來

書四

與方靈皋論所評韓文書 附論評語八條

韓文公文集評閱甚細凡與鄙見合者俱不復置詞惟潮州到任謝上表一篇世多議公緣左遷氣靡有乞哀之意且以封禪頁諛爲導君于非因以爲公罪其說始于宋紫衣僧某爲駁韓之書世人多附和之者足下亦蒙其說其實公之氣固未嘗靡而哀固不可不乞也蓋于謫覲之過小而怨爲不可磯憲宗神武削平藩鎮其

功大矣奉佛乃溺于俗其求過耳公言觸所忌幾陷不
測釋以爲刺史不當感君恩耶且君旣巳明著其罪則
天下無不是之君父負罪引慝以日陳于君父之前體
固宜爾公還朝後鎮州之使衆皆危懼公疾驅入其軍
聲大義屈王廷湊定其衆此豈有死生禍福之見者公
之氣靡耶未也蓋不得于君父則如窮人無歸以盡怨
慕之誠而忠義所在則奮不顧身之死而不撓其所爲
靡者非靡而剛者則誠剛矣不然無禮而逞志于君觀
免胄入師不得均謂之勇也封禪本于方嶽之祀後世
益以升中于天告成功之說恐啟人主侈心因以爲不

可耳不然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哉在時邁之詩東巡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列在二典未可厚非也太史公因流滯周南不得預元封之典至抑鬱以沒以公之材欲藉此以盡鋪張揚厲之恍亦豈得爲大失乎至自詧其能謂禍之乎詩書之策而無媿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慚古人復生未肯多讓則自公而外吾未見有對君之詞如此其壯者故曰公之氣未嘗靡而哀固不可不乞也足下以爲然乎否也其餘倘用一二異同之處俱照歟

柳二集用別紙簽出

別紙附

張中丞傳後序

據删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三句按無所不讀爲下文久讀張本言嵩好學則巡之身分愈高以巡得尉敘巡嵩周旋之由惟親比故所述者可信耳似不可删

新修滕王閣記

據云近時不學人造言地名官號不得從古觀此文于潮曰揭陽女挐壙銘曰愈爲少秋官可徵其妄蓋制誥奏章史傳誌狀自應從時記序雜文則惟所便耳按散體古文學史法者也故地理職官必用時王之制使後

世讀者得據而考焉駢體詞章古所謂俗體也詞取襯貼故兼用古官名地名以資華侈而已二者自有界限似未可概以爲不學而斥以爲妄也然散體中亦有分別制誥章奏史傳誌狀全用史法固應從時即記序雜文其譽事處亦當用時王之制惟議論詞令乃不妨兼用古官名地名以其爲詞而已非書法也如昌黎送資從事序其始書其事則曰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其後論趙則稱以南海曰嘉趙南海之能得其人其法劃然自有一定若以爲惟所便則法亂矣且制誥章奏史傳誌狀凡發議論入詞令及傳之

贊誌之銘亦皆可用古官名地名亦以其爲詞也請斷以二語曰凡書事必遵用今制凡使辭不妨參用古斯得之矣

進士策問第二首

秦漢蜀吳魏晉之興何據云先蜀于吳魏自公始按習鑿齒漢晉春秋已以蜀爲正統

進士策問第九首

據云退之學有經法而于易亦洵漫若此按策問乃設問以觀士子所答非定爲義疏也此不足譏

省試學士代齋郎議

據云退之此議蓋溺于所習而未達先王之禮意按德藝力之分所論甚正何以未達于禮當明言之

上宰相書

末段據云總收始于劉子政惟退之用此尚能運掉如意按國語穀洛鬭國策酒色味論樂毅報燕王書皆用總收不始于劉子政

送楊少尹序

據云此篇及送石温二序本應酬之作而荆川諸公盛稱之恐退之不許為知言按此三篇皆佳文胸中先橫一不許援古義設喻語之見乃不得不割棄之則執一

之為害也文誠佳則援古義亦佳所謂則古昔也設喻語亦佳所謂引伸觸類也文苟不佳雖無二者亦無取焉

祭薛中丞文

據云此及祭裴太常文決非公作蓋同官聯祭公名與焉其子孫矜為公作而編輯者弗能辨耳按此二篇余向時亦以為非韓公作斷然無疑今見尊評乃益信世固有真識也

與方靈皐論箋註韓文字句書 附原道箋六十八條

亟示箋釋韓文句法字法出處意甚善山谷黃氏云韓

文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後人讀書少見謂杜韓自作如此語斯言是也僕生平作詩文恪守此法字句務有出處特未暇一一爲杜韓箋釋耳今得有心人逐一指出豈非快事然此非歲月之功可能也欲爲此事須將韓文熟讀句句成誦然後盡覽韓子以前經史子集逃有所得卽劄記之大約非二三十年功力不可蓋書籍多也足下年已遲暮僕亦就衰必不能竟此業止可立一規模授少年嗜學而藏書又多者使竭畢生之力爲之庶乎其可今按所釋如原道一篇舊註之外纔得八條中間誤者一條不全者三條餘四條皆可用然原道所

當註者不止十倍于此昨以上元節館中休暇漫取原道一篇箋其大概得六十餘條錄在左方藉請教益其遺而未註者尚多信手塡綴旣未暇繙閱羣書寓中書籍亦少又韓子所閱之書今亡闕者十不止二三即盡見天下所有之書亦不能無掛漏也且韓文有二種一種疏暢條達學孟子之文一種琢鍊瑰異上追盤誥下兼漢京之文其後門人師承亦分兩途若李翺張籍李漢學其疏暢條達者也若皇甫湜下傳孫樵學其琢鍊瑰異者也原道係疏暢條達一種字句根源易于尋究其浩博已若此若琢鍊瑰異碑版大篇如南海神廟成

王等碑及游戲恢詭如進學送窮等作離奇與衍尤未易窺其所本信非數十年之功未由成此盛舉僕回憶識字以來五十年于茲所閱書亡慮三五萬卷若早爲此事猶有可觀今日暮途窮豈復能歷繙舊冊掛一漏萬徒爲博雅君子所譏亦于韓文無所益也謙容晤悉不宣

原道 淮南子首篇曰原道道訓舊註道訓字

博愛之謂仁 蜀志費禕覽濟而博愛○伊川謂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余謂伊川之言非也樊遲問仁而子曰愛人況韓子與義並言耶周子亦謂愛曰仁宜曰義伊川何不併譏之耶凡專言仁則謂仁兼四德可也若與義與智對言則仁不過愛而已

行而宜之之謂義 中庸義者宜也詩與子宜之又君子宜之易使民宜之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道猶路也北方呼路爲道之者往也行也易无妄之往何之矣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關尹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

仁與義爲定名 管子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

道與德爲虛位 晉書禮樂志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文心雕龍規矩虛位刻鏤無形

故道有君子小人 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而德有吉有凶 左傳文十八年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

老子之小仁義 老子大道廢有仁義

坐井而觀天 傳註尸子語外別無考

彼以煦煦爲仁 煦煦卽嫗煦亦作嘔咻亦作噢休左傳人民疾痛而或噢休之又作煦嫗樂記

煦嫗覆育萬物

孑孑爲義詩孑孑干旌註孑孑特出之貌關尹子聖人之道胡然孑孑爾胡然徹徹爾

其小之也則宜小之見漢書成帝紀今公卿不信陰陽薄而小之

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老子道可道非常道

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莊子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其德而已矣

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云如禮云樂云之云公言見漢書文帝紀所言公公言之

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老子第三十八章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火于秦說文火燬也禮記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黄老于漢史記申不害傳學本黄老謂黄帝老子蓋道家者流所託始漢初張良師黄石公從赤松子遊曹參師蓋公竇太后尤好黄老之學

佛于晉魏梁隋之間晉明帝孝武魏道武明元太武梁武隋文俱奉佛

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即孟子不歸楊即歸墨之意

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汚之主奴附汙平上去三韻通用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虛與楚叶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訏與路叶又古有隔句用韻法如蘀兮之詩蘀與伯叶吹與和叶漂與要叶此則主與附叶奴與汙叶也韓子精于韻故信手皆合張徹墓銘亦用此法

孰從而聽之孰從即吾誰適從意猶云奚自

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陶弘景作眞靈位業圖以孔子爲太極公

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法林破邪論佛遣三大弟子震旦教法儒童菩薩彼謂孔某淨光菩薩彼謂顏回摩訶迦葉彼謂老子

爲孔子者樂其誕而自小也書乃彭乃誕王坦之廢莊論其言詭譎其義恢誕

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司馬遷嘗學古文尚書于孔安國亦可謂爲孔子者其爲孔老子傳載孔子學禮于老子是謂吾師嘗師老子也若爲孔子者謂吾師嘗師佛未見其人豈唐時譯經官及修三教珠英諸人或由明經出身亦可謂之爲孔子者而所譯有如破邪論者耶

不惟舉之于口而又筆之于書法言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

其孰從而求之前言孰從而聽之此言孰從而求之者舉于口則日聽筆于書則日求

不求其端不訊其末後漢書馮衍傳造作端末妄生首尾韓非子其術遠則眾人莫見其

端末是以莫知其極

古之爲民者四 書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漢書食貨志士農工商士民有業

古之教民者一 書周官司徒掌邦教禮記王制一道德以同俗

今之教民者三 三教之說始見于周武后時令闕朝麗張昌宗等修三教珠英

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者六 周禮考工記資四方之珍異以通之謂之商旅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作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鳥獸而處之中土 韓非子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

木處而顛土處而病 莊子民溼寢則腰疾偏死木處則惴慄恂懼自上墜下曰顛左氏鄭

伯伐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

爲之賈以通其有無 通字出考工記見上文註書懋遷有無化居

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 漢書平帝紀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玉篇短折者夭

爲之埋葬祭祀以長其恩愛 後漢書襄楷傳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韓子恩愛字用爲止與佛反對

爲之禮以次其先後 禮之所統甚廣而韓子止曰次其先後者蓋事得其序之謂禮序莫嚴于先後如大享先大羹食先黍稷服先散麻飲食先祭侍君食先飯侍長者食先飯後已出入則或先或後先長爲不弟後長爲弟賓客之禮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始教子出入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宗廟之次先大後小則爲順婚姻之禮先配後祖則爲誣其祖皆是也

爲之樂以宣其壹鬱 漢書賈誼傳子獨壹鬱其誰語增韻壹閉塞也類篇壹與絪氤通用

樂記樂者天地之和也又曰樂行而倫清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故曰宣其壹鬱

爲之政以率其勸怠 書率作興事易通其變使民不倦倦作勌見莊子應帝王學道不勌怠倦見戰國策公叔痤日鼓之不倦怠者臣也

爲之刑以鋤其彊梗 淮南子鋤其彊梗春秋合誠圖誅鋤民害

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 尊註已引莊子胠篋篇

害至而爲之備 韓非子兵革者所以備害也

患生而爲之防 易履德之基也疏六十四卦悉爲修理防患之事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莊子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莊子胠篋篇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 居字本禮記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

巢

君者出令者也書僎乃出令

行君之令書令出惟行

粟米麻絲孟子有粟米之征禮記治其麻絲以爲布帛

清淨史記曹參世家有蓋公好黃老術曰大道貴清淨而人自正

寂滅楞迦經寂滅一心維摩畫像碑空色空而取眞空滅生滅而求寂滅

其號名殊尊註已引大司馬辨號名之用

曷不爲太古之無事莊子至德之世樂其俗安其居老死不相往來三代而下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滅其天常左傳夏書曰維彼陶唐帥彼天常

師友賓主　五倫不曰朋友而曰師友又益以賓主者孟子論性命有禮之于賓主學記謂師無當于五倫五倫不得則不親也

果蔬魚肉　汲冢周書時訓篇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魚肉尊詛已引曲禮

祥公平當情常饗　七字古韻皆相通

順而祥　汲冢周書禮義順祥曰吉

和而平　時終和且平

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晉書周顗傳王定九品檢括精詳

人其人　有問僧佛二字之義者謂毛詩以佛爲弼載記以佛爲輔而僧字則經傳未見今釋氏以此爲名號亦有說乎曰有合人爲僧弗人爲佛故韓子欲人其人問者曰然則需人爲儒乎曰然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三才之位天地虛其中以相待故需人爲儒

廬其居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詩小雅中田有廬箋云農人作廬以便田事蓋暫寓之所也周禮十里有廬如今館驛之舍韓子意謂僧舍僧制非民人常居或爲賓舍以奉先師或應使節以安詔令故曰廬也

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尊註已引禮記

與陸聚縫書

雁回鱗絶十載于茲南望渺然而已比聞賢者精力未衰著書日富極爲欣慰愚杜門八載亦頗有著述皆無可爲足下言者惟生平篤信陸子之學近輯成陸子學譜二十卷其第五卷家學一條自陸子父兄羣從下逮孫曾有學行者備載不避考陸子十世同居譜圖稱象

山先生仲兄處士公九敘有曾孫士果字景由行太三者任浙江嘉興縣令遂家于嘉興其再從弟諱增孫者象山先生之曾孫也幼隨士果之任亦留居嘉興又象山先生曾孫諱士梓者愛鑑湖之勝家于寧波其弟士榯生子諱文遠者字伯及行兆亦任嘉興都巡使亦家于嘉興文遠生子二長聞韻次聞韋云孫枝蕃衍後多顯人生向問貴房師萬福修言足下曾述先世實出青田不審是某房之後此數房後人今俱盛否自元明以來至于今倘有道德文章名位著稱于世者並當載入以為學譜之光特札奉煩詳細查覆全書已成竚希德

音附詢一事敝鄉明季先達有鄒少司馬諱維璉者瑞州新昌人所著達觀樓集巡撫白公修西江志時取去未還其家別無副本子孫悔恨至今星星足下專司志局不知此書曾入尊覽否倘在高齋檢還其家俾得世守其子孫感念當不朽也

與儲六雅書

不通音問久矣南望豈勝悵然向承作拙集序文未擬登用蓋緣文有黠鬼之弊且未覩拙集之全自難論斷所引周益國以下固皆敝鄉先達之健于文者然皆非鄙意所安孟子造詣不能過顏子至擬以顏閔冉牛則

從姑舍郎意亦如是耳五令弟存日曾許鈔其所藏謝無逸溪堂集相寄又許以王文安泉坡集原本見貽向曾與長公郎言及不審可詢令姪俾踐其先人宿諾否也竚望回音吳年兄端升令子來謁將補刻其尊人文字欲得大筆序而行之賢者篤于交誼爲亡友表章必樂爲之矣

復何生書 附來札

十月五日接讀手書情辭婉摯推許過分非菲薄之所敢承而仰體令先尊之意至于如此必誠必信自非孝思罔極何以有此古人之能傳于後世者固在于功德

言三者亦有不必盡然而可以永久不敝者恒以其精神凝結確乎不可拔遂因以通神明垂古今而傳于無窮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拙文未必足以永貴尊而孝子誠懇之意自可以不朽則拙文或反藉以傳未可知也愚奉

命祭告二陵乞假順道省親以慈母年躋大耋踰月制幾于日告存故星夜兼行會稽鍾山俱禮成即登舟未敢片時延坊雖所至索文字者麕集皆不暇以為舟中似有少隙亦惟作禹陵廟碑文及趙恭毅公集序敝同年趙侍讀墓表三篇而已修禹陵廟

朝廷大典恭毅公偉人固以掛名爲榮侍讀爲同榜之首交誼甚深其令嗣副使之孝思諄切亦至極不可解故皆足以奪務徃之歸思勉爲以應其佗來相求不可不應者尚數十篇則皆不能屬思比至家則慈母大故則人世之事悉昏迷不能知文字又無論已小祥之後神魂稍定而尊翰適來孝思之切文筆之健哀音相感乃亦不能不應而佗人所索則猶不能有以應之也賢尊行狀前稿已詳今所補者亦不可缺顧愚所尤傾倒者二事皆行狀所未及者一薦裘子岱青一助中州牟山兄也岱青孝友忠信固堪應

詔顧貴鄉人材林立豈無可薦獨取爵許大公之心良足欽
佩薦牘可憑故特敘入至于牟山兄奇才偉抱兼資文
武實足爲
國家股心干城之用乃館職不終展施無地賢尊獨能傾
橐濟之處之別駕希驥足之展雖其人有才無命而緇
衣之好固已上薄雲霄矣惟中間相爲之曲折未能深
知故未及于入誌敘而賢尊生平一高誼令子亦不可
以不知也附及不宜
附來札
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正三品廕生何筠敬稟者客秋

使星南照筠以哀毀餘生伏謁卅丈蒙大人敦篤先子舊誼憐念藐孤慨許誌銘以光幽室此誠千載一時之遭逢意先子一生剛正芳潔自矢天或不忍沒其生平而假手大文以大庇其後人乎方且命工礱石以待顒望獻歲當必不虛所請併居山野至臘底忽有人傳太夫人訃音者始疑繼信驚悼幾難自任甚且疑懼焦灼積日累月而無能釋諸懷抱也夫太夫人壽及期頤孝養榮哀備極人間之福且大人持節省親之日忽值雲軿仙馭之期卑非蒼穹上格大孝慎終雖古曾閔未足方此矣而筠獨私心憂懼轉

輒莫釋者蓋深痛夫先子沒世之名幾顯而復晦也
大人忠孝天植朝野著聞孺慕之懷風木之感畢身
豈有窮期當此熄熄苦塊郎吾世郭有道復出亦何
暇握管撰著爲之闡幽發潛也哉是則先子之砥礪
名節及𡨴在京都𨂍誠輸欵得不見棄于大賢與夫
天作之緣辱臨敞邪猶得俯匐哀求獲蒙大人之憐
而許也亦徒然矣世之薔道德擅文章者孰如大人
世之知先子稔悉質而不誣者孰如大人知先子而
發諸筆墨足以信乎今以傳乎後者又孰如大人之
數端者皆先子之所藉以寄于後而一于大人是賴

亦又烏能以已夫不知其賢而強言之文雖工而失其眞也不得其人而強委之文雖具而易敝也故立言者必廉其實而托言者必審其人鈞若舍大人而不能求則先子之藏將終不得掩而鈞亦終不得爲人子矣是以憂懼之甚而至焦灼焦灼不已至積累日月而莫釋也雖然今兹一載矣鈞若奔遠者之暫息氣喘者之少定則更伏而思之大人期祥已逾援筆悼舊于禮亦既無礙且今日之哀鈞亦即不匱之思之所迸溢而錫類也殆又不可以常情拘者且鈞昔隨任秦關嘗侍先子座側竊聞與今檢討萬先生

名松齡者論當世文章言吾浙二十餘年頹波莫挽
自庚子科大人主鄉試制義一出而風氣遂日以道
上是即歐陽子之知貢舉也立乎
殿陛忠言讜論凜凜不讓古人與夫好賢樂善汲引後
進雖獲譴咎無所悔是即今世之蘇文忠也嗚呼以
先子知大人之深則信大人之知先子有素矣鈞今
踰期不葬寧蹈悖禮之愆𠎝猶小耳倘不能發大人
之悲憫忘先子沒世之稱草率竣事更何以覥顏人
世乎伏祈大人念簪履之舊推錫類之仁察其必待
此以安窀穸轉瞬歲終不容刻緩謹禮稍暇伸紙一

書飛擲自天使鈞卽日得納諸壙中以慰長夜不特鈞等兄弟子孫世世啣結卽天下人咸謂大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旣悲故吏之不得歸于土并哀其嗣子之不克葬其親用心深厚孝與人同必有聞風感泣而欷歔者未嘗非勸孝勵世之大端也謹附上行述二本末有語及桑中事一段是前所呈覽草本中偶遺忘者此亦足見先子居官立品之大槪故復備載焉統祈審量而採取之神恩晉語無裁擇惟冀垂慈鑒宥卽賜鴻裁鈞偈勝瞻依待命之至

答全貢士紹衣書

讀來示三紙反覆援据足徵讀書細心俾鹵莽者知警

幸甚謹按方今

詔來鴻博足下真其選矣然在此二事則皆了然目前無難知者特以俗書校閱不精致使引用者牽連謬誤耳邵機與邵叔義原係兩人因朱子大全集答邵叔義第一書標目之下註云一本無叔義二字有機字愚因隨筆批註機字下恐是脫宜字不知叔義固即叔誼可稱邵機宜而邵機則別是宜興貢士並非叔義朱集目錄原自分明第一書並非第一止稱答邵生而下註機字其第二書亦並非第二止稱答邵叔義而下註三字蓋邵

機與邵叔義各自標目且答叔義書止有三首並非四首其不可與邵機合爲一人灼然無宜而編文者因兩邵字相連遂合二人爲一引用者亦不復查閱目錄妄有批註無心與有心雖若有間而疎謬則相同固不待論其年時之異官階之參差然後知其爲二人也朱陸兩家弟子顛末多缺誠如來示然謂滕德粹爲甚則又不然眞西山集中有德粹墓誌顛末完具無難知者向時跋朱子答德粹書特偶檢薛方山考亭淵源錄用之以爲彼既爲此書所據必確不復爲參考他書初不虞其有疎漏也今考眞西山所爲誌文稱德粹淳熙八年

中乙科以恩歴首甲調鄞縣尉然後教授鄂州而薛氏
脫尉鄞一任葢朱子令其從楊袁沈呂四君子遊卽在
尉鄞時尉四五年而後遷教授則正在紹熙末年俱無
可疑足下欲博考之以求其合固無庸博考且鄙意頗
不願足下之爲此也足下天資高倘能務爲遠大之業
則爲益于天下後世甚大補亡訂誤識其小者雖不無
小補于世其爲益亦僅矣且朱子與德粹書及爲其父
墓誌皆敘述同時現在之事豈有齟齬彼言仕四明卽
信爲仕四明而已彼言其父沒時方爲教授卽信其爲
教授而已偶有未詳不妨闕之凡于理無害者固不必

爲之考究費日力于此也其他援引亦未甚確子約本傳止稱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避年祖儉必欲終期喪特詔改一年爲限又言終更赴銓改調夔州是子約始終未赴明州朱子書特以其有監倉之命故併及之耳德粹實未嘗見子約也來示謂子約爲監倉時東萊未沒又云監倉期滿將上加期滿二字似非謂赴任之期蓋謂考滿之期也然上者上官也非赴銓也未上官何考滿之有又謂絜齋是時未成進士亦未然眞西山作絜齋行狀謂淳熙辛丑成進士辛丑即八年蓋與德粹爲同年進士也德粹旣以進士

投官安得云絜齋未成進士要之望遠者不見形聽遠者不聞聲考訂之事不能無誤勢所必至而聖賢爲學初不重此故孔子教子張闕疑又以子貢多學而識爲非而孟子于獻子之友五忘其三不害其爲大賢愚非敢輕博雅所望于足下者重也雖然此爲足下謀之耳若纂輯前賢事蹟則正得一事受一事之益拙書因足下之疑而考正二條其受益侈矣率復併謝

穆堂別稿卷之三十八

臨川　李紱　巨來

詔　試策　策問

擬漢置五經博士詔 建元五年

朕惟道法之盛莫高于聖聖人之道大備于經易自一畫開天中更四聖孔氏之學述在商瞿源遠流分稍離其故丁寬而後梁邱施孟諸人各持所本互相發明書紀虞夏商周之盛遭秦泯滅諸生心維口誦遞相祖述闕有間矣古詩三千删而三百而齊魯師傳未能畫一風雅之道夫豈遠歟春秋則公羊穀梁咸稱親切習者

多人左氏或疑觧當尚從姑舍禮自曲臺創義其說頗
繁芟削再三去諸附會其大義微言要皆聖人之旨顧
五經之文典冊具在討論講習必待其人非士弗專非
博弗辨特置博士之員諸生自施讐以下各以所業之
經往就厥職務底有成夫學于古訓乃有獲者王人之
求也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者士大夫之守也尚克專勤
尊聞行知仰窺于古百王之旨副朕崇尚經學之意所
厚望焉

此余鄉試首舉第二場首篇也座主長洲吳公睢州
王公極加歎賞與論誥表策並刻以進　呈因存之

集中誌知遇之感焉自記

聖學策 解試

聖也者爲學之盡功而學也者作聖之能事未有學而不至于聖者也亦未有聖而不事乎學者也古昔聖王神靈首出莫不負徇齊敦敏之質而至誠無息比于天行之健借資于圖書求助于臣庶皇皇然惟日不足而聖神功化之盛至于四方風動於變時雍然後作君作師有以克副乎上天之意而益以知大學之義之不可以不講也我

皇上以聰明睿知之姿成文武聖神之德首出庶物而繼天

立極萬物之理既以盡窺千古之書既已盡覽猶且聖不自聖安愈求安做石渠白虎之遺集金閨蘭臺之彥相與講求至治發揮翰墨又以據德依仁之餘游心藝苑纂輯古今書史自經傳而外性理綱鑑下至詩歌古文詞莫不蒐羅大備成一代之鉅觀因以鼓舞當世之人心務使人人知向方士知誦義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而詩書弦誦之聲洽乎四際蓋明德之功既古人之所未有而新民之盛亦近世之所希逢與所謂統天下以為學而至善之止不可以復加者也而

執事猶孜孜致問于後學之所研求欲審其對揚之先資

罔以極盛德之形容效太平之揚厲雖甚固陋其敢無

說以處此嘗攷大學衍義西山眞氏以端平直諫之臣

不克盡衍其道因以其餘載之空言以當行事其入德

在格物致知其用功在正心誠意而齊治均平之義置

而從畧非有所闕蓋以明其所重以爲格焉致焉誠焉

正焉而身固已修矣齊治均平則舉而措之耳若夫欽

明濬哲以爲虞之學祇承敬承以爲夏之學建中綏猷

以爲商之學皇建有極以爲周之學此書之文也二南

爲王化之原豳風爲王業之本雅之學亦臨而亦保頌

之學緝熙而光明此詩之文也以其心與天地同節而

因以節民之性禮之奧也以其心與天地同和而因以和民之情樂之奧也由是而旁通焉貴道德賤仁義老莊之說似高而難行天人之策原道之篇董韓諸人附經而近實子之所以有醇而有疵也漢祖新語之陳宋宗太平之覽未採其本源貞觀政要之編洪武儒臣之錄漸依于古義史之所以有正而有駁也至于折衷古今以求至正則韓子原道歐陽子本論陸子輪對五劄朱子封事三章原本于二帝三王之遺而究極于內聖外王之旨此誠大學之實功而千聖百王所莫能違者乎今

聖天子之學旣已精義入神而山陬海澨亦旣大化翔洽學

術昌明誠臻極軌則何以爲

當宁獻哉亦惟是法天行之健日進無疆而純一不已以合

于於穆之原將風雨霜露莫非至敎之存而時行物生

盡載阜成之德矣其亦有當于儒者之正乎

韻學策　解試

今夫凡音之感由人心生也人心動而因言以宣文字

又言之精焉者也言之精則必有倡和淸濁迭相爲經

之理如天籟焉一啟口發響無論有字無字皆謂之聲

字之聲以類相從疊數字而相應則謂之音故曰聲成

文謂之音音即韻也故以聲爲父以音爲母兩字相切而字之本聲出焉字者孳也聲以父生之而音以母成之者也顧生之者其辨難而成之者其辨易聲之本辨于唇舌齒牙喉而音之成又别以宫商角徵羽唇舌五者又各分數端我以爲在此而人以爲在彼解者卯其爲喉而迷者又以爲屬唇蓋可以俟其自悟而不能急以言傳即求之古人之法而見溪羣疑以下猶不無重複錯出之病故曰難也若夫韻則急口而求之疊聲而應之雖提耳以命三尺之童猶可以立辨故曰易也乃易之中又有難焉者則非韻之難分韻爲書以别其部

者之自生其難也東與鍾本一韻耳而何以別而爲二然猶異聲也冬與東皆同聲矣而何故別之支微齊本一韻耳而何以別而爲三然亦異聲也支之脂則同聲矣而安得異之江本音與東類當曰東通江而妄曰東轉江不知江所統之字其偏傍皆東屬則直一韻耳例之轉佳轉麻之屬皆當曰通不當曰轉也蓋周顒沈約之徒其心不正其聲亦必不中而又欲奮其私智以欺天下之耳目以爲彼固有獨得焉而不自知其舛學士大夫心弗是也而相沿既久一人之異不足以爭天下之同聊復循而不改則亦不得已焉耳今自顒以下數

家之書雖不盡傳而景德祥符之間則必猶有存焉者
覩于廣韻之所因則數家之得失亦可以知也劉淵併
之而未盡黃氏小變而無殊自非聖者固亦無以正其
謬矣我
皇上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聲韻之學獨臻神解
天章宸翰寵錫臣工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貞古今
帝王之所未有而又以
萬幾之暇妙簡在廷諸臣分纂
佩文韻府併包六籍羅絡百家而一稟于
宸衷之裁定以益沛同文之治其嘉惠來學豈有涯哉夫音

本于人心心可以作聖而後聲可以爲律故曰惟天子

建中和之極兼綜條貫而樂之大成乃集韻固樂之節

也今

聖心以太和之元氣定太和之元音將見人人得五聲之正

而賡歌颺拜之盛直接于唐虞柏梁倡和之篇遠過于

漢世以聲爲律天下同文又豈章句小儒所得忝其萬

一乎惟是始終條貫蓋亦嘗竊聞餘緒而識其難易之

故敢不因

執事之問而敬陳之

積貯策　解試

自古有治人而無治法法雖弊而可以小安者得其人也法雖良而迄于無補者失其人也蓋凡法莫不皆然而錢穀為尤甚積貯固錢穀之出入所交萃焉者也入之非其人箕斂而已矣出之非其人中飽而已矣故必有治人而後有治法善乎

執事以積貯下問而藐藐于昔賢之治也夫法猶昔賢之法人非昔賢之人則昔以之蒙利者今或以之致害不可以不察也而畧其人而專言其法則古今之利弊嘗試得而言之周禮十二荒政載于大司徒之掌然皆策之于既荒而非策之于未荒也策之于未荒則惟曰積

貯而已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此教民以積貯也四分歲入而用其三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此則君之自爲積貯也蓋見于經者其積貯如此耿壽昌之常平長孫平之義倉朱子之社倉其法之善雖微有異同而皆可以利民蓋見于史者其積貯如此而試酌古今之宜而求其盡善之制則亦善深思而得其說矣民衆而未易以數稽而法宜從其簡民愚未易以戶說則法宜從其明吾貸之民而責其償法經再轉吏易緣以爲奸而民未易以覈其數上之出不以時則民有伺候之苦下之入不以時則吏多敲扑之

傾則惟常平之法良矣穀賤而傷農吾增價糴之而民不病穀貴而傷末吾減價出之而末亦不饑相易於市廛之常而上無不可知之數者下亦無不可知之姦豈不法良而意美哉雖然未可以獨任也常平之法官出之官入之是粟固藏于官也民處鄉遂者什之九而處都鄙者不過什之一民饑之待拯也甚于水火而欲使鵠形菜色之民奔走百里以告糴時日不能以驟應道路復疲于轉運待此而食其亦危哉則莫如兼用社倉之法鄉立幾社社立之長官總其成而長司其數倉存于社穀近于民歲豐而賞廩官不病其入之難歲歉而

出粟民更感其糴之易而法乃兩全矣顧民貧而無所
持以相易者則由無以濟之也我
皇上乂安海內子惠元元厚澤深仁淪肌浹髓平時蠲租除
賦動數千百萬無事既可以有餘而倉穀之司處分特
嚴務使廩皆實積則有事亦可以不困比者年飢偶告
則又發粟分賑截漕減糶舉無告之民為古來積貯之
法所不能及者而咸有以生全之使為司牧者盡如范
文正趙清獻其人治人治法相須而行將見家給人足
戶有蓋藏遺秉滯穗頌聲作焉荒且無之救亦易也何
奇策有無之足云哉

選舉策 館試

人有名甚美而實未必然者科舉之士是也事有名甚美而實不必然者科舉之取士是也其弊始于苟得速化之士徒應上以名而不務其實上之人求其有實者而不得而姑取以應焉人見其如是而可以速得也遂爭棄己所爲而爲其所爲而務乎其實者乃眞不可得矣久之而上之人亦相習以爲常徒取苟得者以備數而偶有卓然自立以務乎其實者之出乎其間則皆棄而不覩或且怪而相嫉如是而廻思立法之初意豈復有絲毫相蒙也哉如

執事以科舉取士下問而欲得所謂文質得中名實相副者誠有得于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而仰體

聖天子崇儒重道求賢若渴之盛心也士之抑鬱伏處抱負可為之具而亟欲自見者孰不激昂慷慨而盡效其愚乎夫試士之制唐宋屢更至明而定為三場首以經義崇聖學而敦本原也次以論表判觀其論斷之長審其駢體之備而試以民事折衷之當否也終以五策則上自天文星歷河洛性命之淵渺下及山川阨塞漕渠九邊海防之博遠而中雜問以禮樂兵刑之大工虞水火之繁賾極兩間之至賾至變者無不盡取以策士以觀

其經術經世之謨而欲其坐而言可以起而行也士誠
備三試之用豈不彬彬乎華國之選而無媿于科舉也
哉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而不遺下士闢門籲俊遠追二帝三王之
舊比復屢廣解額增制五經科目士生斯世誠厚幸哉
顧科目中名公卿固挺與其間而僥倖而弋獲者亦往
往多有則流風相沿弊端百出誠有如
執事之所云者蓋昔人之制三場並重而今人積重于一
偏也今之取士者專以經義爲主經義小有未安即有
徐庾之駢體歐蘇之論策亦無由以入主司之目而經

義倖而獲賞則二三場雖甚蕪穢亦得裒然同舉其實學殖既疏則其所謂經義亦不可知矣語云琴瑟之不調則取而更張之今誠令三場之文分房閱之而取者三倍其數視其三試皆工而後取焉則實學出矣而閱之之法則先期盡取坊間所刻二三場文凡試題所占盡收而預觀焉使雷同勦襲之徒一無所與而眞材有不盡出哉或謂求士于今全材爲難不知以千萬人中而求數十人固不慮其難且即難也而彼逆知上之人之意之必出于是有不勉而兼備以益成

國家文教昌隆之治也哉

風俗策 解試

風俗者治安之本而教化者風俗之原風俗醇美則天下熙熙焉民日遷善而自愛其身家可與爲治而不可與爲亂而推其所以致治之由則非教化不爲功乃三代而下治若循環而風俗醇美不可多覯者毋乃薄教化爲迂遠而不足爲遂使民風偷薄俗不長厚至于此歟我

皇上以德化民躬行仁儉以爲天下率先而

時巡所至問俗省方眞有合于古先聖王陳詩納價之典而

直省大臣亦各整躬率屬使閭閻之下烝烝向化蓋天

下宴息于衽席之上不知有桴鼓之警徵發期會之煩者數十年于兹矣其所以休養生息之者非一朝一夕之故所謂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者于今爲烈而執事猶以化民成俗爲問焉蓋雖堯舜之世不能必一夫之無不獲而伊尹一夫不被堯舜之澤則引爲已耻執事之志其伊尹之思歟顧愚嘗反覆于此而深思其故矣一在于動其心思心不能以法動也必以心感心而始勃然其興起

一人廸德于上百官率履不越于下然後百姓觀感而興起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使民有耻且格者是也一

在于寛其手足盡民必衣食足而後興禮義則其從善也輕而其自愛也重否則仰事俯育之無資而放僻邪侈有廹于不得已者所謂厚生而後正德凡厥庶民既富方穀者是也一在于鼓舞其耳目盡無所慕而為善者君子也有感而後興者凡民也天下之衆君子少而凡民多欲使風俗整齊道德同一則必使之有所慕而又有所畏郊遂之移寄棘之屏今之制雖不同于古而司民牧者講射讀法之餘尊鄉之賢者而異其禮黜民之不率者而示之罰而其大者尤在于忠孝節義之旌

彰善癉惡哉

國家煌煌功令旌別之典最爲隆重誠令實意奉行務使名器不濫于小人而幽光不阨于窮賤則其所以鼓舞之者豈其微哉所謂旌淑別慝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是也今天下三者亦既全矣而欲進以㢡莪之思則惟是心思既動者而益有以動之元首明而股肱良建極而錫極也手足既寬者而益有以寬之稅斂薄刑罰省使民力寬民氣舒也耳目既鼓舞者而益有以鼓舞之賞不僭而爵罔極惡德刑不濫而罪不及無辜也此盡教化之事不必盡與古同而奉行皆實則風俗亦不無少補云

理學策　會試

儒者之學上自帝王下至韋布其道無所不通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列聖相傳莫不確然有所據依以自信其說而其說備載之于經書自漢以來晦蝕千有餘歲至韓歐而粗傳至周程而大顯至朱子而箋釋益詳蓋聖賢所以為學入德之方散見于五經四子之書學者天資不高師承無本入乎其中茫然河漢無極莫能得其要領之所存乃始各持一說以相訾謷而其論乃大裂雖宋儒遞相發明各有著述其說之所存足藉為修身致主之具然其得失不可以不講也我

皇上以天亶之姿繼天立極上接堯舜以來之統而尤惓惓表章程朱之書使天下有志之士咸得自奮于聖賢之途有所循守而無他岐之惑固已家無異書人無異學休哉其眞聖學昌明之會至盛而無以復加者乎而執事猶兢兢以先儒之語下問欲以辨知行之是非究誠敬之分合蓋雖有見于中不敢誣天下之士以爲槪不足與言且旣有得于已不忍薄天下之士以爲槪不足以教故先設問以發其所蘊觀其淺深而徐爲之所因以長養之成就之以上佐

聖天子道德一風俗同之盛意至遲也生誠愚陋固亦嘗有

志于聖人之道熟復如宋儒之書雖知聖道之大而未易以淺窺衆說之分而未易以臆定顧亦微有所得而不敢以自默則姑即生所見尋源極委而親切言之主敬之論發于程子而盛于朱子此固徹上徹下之功自蒙養以至優入聖域莫之能外而無所庸其擬議者也誠之與敬其境微有不同而究歸一致蓋誠兼實心實理而主敬者存誠之功主敬二字只當得一存字就用力戒慎邊界言之故乾三言誠坤二言敬者乾屬氣其理全故實心實理兼之坤屬質其用切故以實心而求其實理乾得包坤坤不得越乾言實心而實理在其中

程子所謂誠則無不敬也至于推崇程朱之論以禁天下異同之口則非尋其源極其委誠不足以破習俗之見而定其規夫程朱之說非程朱之私言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奧旨也嘗綜經傳而考之堯曰欽明舜曰温恭禹曰祇承湯曰顧諟文王之小心武王之敬勝周公之所其無逸孔子論學曰正心誠意而曾子釋之以愼獨爲誠意之功以心有所而不在爲心不正之弊孟氏親受戒謹恐懼之旨而質以求放心之說以爲操則存舍則亡程子以主敬括其義若合符節果可謂之增添者與至于知行之分雖始于朱子然易曰知至

至之知終終之知至知終知也至之終之行也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求知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力行也知行之分于易與書者無以異也記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蓋亦以知行並舉矣大學知行之義在知止得止中庸知行之義在明善誠身此二篇者固亦禮記之舊文而程朱特表而出之者也觀于五經所言知行莫非對舉而謂析之者爲支離可乎蓋主敬爲作聖之本不敬則志昏而于天下之理無所知不敬則氣惰而于天下之理莫能行由吾敬以察識夫事物則莫亟于窮理由吾敬以體備此理則莫要于踐行知行有時而

分致其功敬無時而可不主故曰敬者知行之根柢也
博觀聖賢之經以窮其源泝及程朱之論以竟其委卓
然不惑于衆說而奮然知所以從事其敬純其理明其
行粹庶幾上足以尊主而下足以庇民矣生之所講豈
亦有異于明問乎

水利兼積貯策　會試

有定者地利也無定者天時也有定而使之無定無定
而使之有定者人事也高者宜旱窪者宜潦此地利之
有定者也聖王爲之溝洫以防之而蓄洩以時則有定
者而無定異煥之失宜雨暘之無節風以撓之蟲以害

之此天時之無定者也聖王爲之委積以備之而賑恤必周則無定者而有定此本乎天地之消息盈虛而濟以人事之裁成輔相蓋自三代以來莫之有易也顧其間有相因而至之害亦有相助爲理之功恒雨則寒寒則風至恒暘則燠燠則蟲生此天時之害之相因而至也高者宜寒而苦燥恒暘則燠而易旱窪者宜暑而苦濕恒雨則寒而易潦此地與天相因而至之害也溝澮之所施蓄之可以備旱而旱極氣燠而蟲生則蓄水無以救其災洩之可以備潦而雨甚氣寒而風作則洩水亦無以解其病故溝澮之利有時而窮而必繼之以積

貯也然而無事之積穀有限而有事之需穀無窮使非溝澮之利備之于前則賑之于暫者或饑饉洊臻而無以繼矣賑之于一隅者或天災流行而無以遍及矣故水利與積貯非相助為理不為功古人分其事而不能併而謀之因無以兼食其利而盡去其害無足怪也今

執事以兩者合而策之蓋誠有見於民生國計之大而深悉其利害相倚之源也我

皇上軫念民生目營四海而慮周萬世南北二河悉經

聖訓指授濬築之而千里水鄉變為沃壤近復推之江浙使大吏躬行相度地勢挑河置閘以時啟閉務令旱潦無

虞至于貯積之謀常平社倉既已兩法並行歲一不登而蠲租賜復動逾百萬其所以加惠元元者不可紀極蓋雖唐虞之盛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何以過此而猶以有司奉行良法未能盡著成效爲虞古大臣憂盛危明之意宜如是也生竊以爲水利之法利用分而積貯之法利用合何以言之江北之地淮黃交會其勢烈故防濬兼施三吳之地古曰平江水性柔故防濬分用當攷其境江南蘇松常鎮浙江杭嘉湖七郡之地皆古吳郡也縱橫六七百里高山居其一而平陸居其九近山之水清激鬧之而無庸濬也平陸之水紓徐濬之而

無庸鬧也功旣不煩而易成地亦相宜而可久故分之善也若夫積貯之法今所行者常平與社倉而已常平之法以錢穀與民相易其善在于出納之便民而鄉居者或以轉運爲艱以粟貯于官也社倉之法倉設于里其善在于轉運之便而以粟貸民借者不無妄用而償之不無後時聽之旣以廢法而催之又虞滋擾則亦不能無弊故莫如合二法而用之法用耿氏倉則朱子與民相易則出納之法簡而明穀存于里社則轉運不勞而呼吸可以相通誠愼擇鄉正司之此法固萬世無弊已故曰積貯之法利用合也今誠分濬鬧之法以治水

利而合常平社倉之法以議積貯以水利開穀食之源而歲不致于飢荒即以積貯補水利所不及而歲雖荒而民不病其于

國家經久之謨治民之策或不無少補云

經學策　會試

經之爲言常也有常法有常理知常法者未必知常理而去古未遠則禮樂文章之制亦有所恃以長存知常理者自可以知常法而去古浸遠則于前人之制作不無推測之勢而識大識小之論抱殘守缺亦自有微勤焉而未可過而薄之以爲無足取則今日之經是已我

國家崇儒重道于經學尤爲加意既以十三經頒行學官使窮鄉僻壤之士皆得見古人之全而又增置五經科目使殊尤之士得以自奮于儕伍其于鼓舞經學可謂至矣士生斯世孰不願研窮其說以仰佐

國家致治之本乎今

執事以漢儒箋詿與宋儒理解下詢生請對以所知而粗陳其概五經之名始于漢置博士之時而經各數家人私其說易以丁寬爲祖師上溯淵源以爲本于商瞿子木而推之孔氏其後孟喜梁邱賀始裂而爲二而費直言理焦贛言數則皆不知所師至于王弼畧例始去數

而獨言理今其書具在詞旨簡遠後得主利等語解從舊文未嘗不自然親切而虛浮相扇之論當時已有罪之者則其不如程傳可知而伊川教門人學易則以弼與胡先生王介甫爲主則弼之說當並行也焦贛京房其于數學窮微極渺豈必讓于邵子而易林飛候諸書文傳而學不傳邵朱相去未遠所以獨有取乎漢詩四家齊魯韓三說其初甚盛轅固刺豕之辱江公驪駒之譏憤爭至于如此毛詩寂寥後出乃以鄭箋而獨行大小序之作不知果出誰何而狡童諸篇朱子概列淫風以爲無以狡童目君之理則麥秀之歌已有然矣古文

尚書徵之他書所引無不脗合似不得疑其爲僞或謂皇甫謐集羣言而附益以成篇故古文之書凡今文所無者皆文從字順二典之文雖未嘗佶倔聱牙而字多奇古則古文似可疑故草廬纂言止釋今文似有定力其說固倡于朱子也春秋三傳作之者皆聖賢之徒左氏親受業于孔子而高赤亦各傳經于子夏後人從千載後逆溯而議之其得失固未易言而唐陸氏淳三書宋劉氏敞三書皆有所發明于三傳之外固未可專信胡氏也周禮儀禮禮之經而戴記亦不皆傳也周公經世之書先儒以爲天理爛熟固未可廢黜而劉歆等增

飾語亦宜辨別非必後人意見不同輒敢非聖賢之作盡如司馬君實致疑于孟子也其他紛紛之論固有不足辨者蓋論經則日星行而江河流不容妄有所擬議語傳則今固得矣而古亦未爲失未可以輒行其去取語經之常理則漢儒不若宋儒之精也語經之常法則宋儒不若漢儒之備也以宋儒之義理求漢儒之典故守吾經而不敢疑而傳則不可以不擇經學其庶幾益明乎

律歷數學策 會試

凡事可以讀書窮理而自得之惟律與歷則不可以意

揣自非天縱之聖莫不有所師授而後能蓋凡事依乎理而律歷依于數律以數而得聲歷以數而觀象能了然于心者不能了然于耳不能了然于目此律歷之所以難而數學不可以不講也司馬遷作史記以樂書天官書分而爲二至漢書遂合律歷爲一志誠有見于二者之理之相通而其數亦相類也乎我

皇上膺神器之重負敦敏之姿既生知而安行亦聲律而身度樂至蔡元定而精而獨能察其徑一圍三之疏歷法至一行郭守敬而密而獨知其僅出于回回之法而稍飾以文蓋皆非萬邦黎獻所能仰窺其萬一者而

執事以律歷之數下問葢亦以歷象爲敬天之本而聲音與政事相通儒者雖不尋習其數而未嘗不周知其理因其理以求其數或亦有一得也乎古之治歷者曰地平渾天之說也而今曰地圓圓之說近于周髀無以相勝然而圓則地與天相去四周遠近如一而平則有參差之殊今以中國地勢度之東南漸入于海而西北方高而未已其亦理之可信者乎至于歲差諸說則古今似異而實同也恒心附天天之行不可見以恒星驗之天與日歲一相會歲差者天行之差故古曰歲差而今日恒星行也度高則贏度卑則縮度贏則行縮度縮

則行贏五緯順逆伏留所以避日行而別製星輪以應其節其然同其所以然不同人第見其然不見其所以然則謂古推贏縮今日高卑度古紀五緯順逆伏留今日星輪雖異而實同其亦可也至于黃鐘律管呂覽以爲三寸九分自長孫無忌劉恕以及李文利皆用之故金谿王積慶樂律管見卽壆王邦直律呂正聲皆此說也司馬遷以爲九寸自京房以下至蔡元定皆用之有明苑樂韓氏因之以作志樂此又一說也以其人論則蔡元定諸人可從以其世論則呂覽亦未可廢蓋不韋之時韶武之樂盡在咸陽其樂器必猶有存者且十二

律之音黃鍾至濁今試穴管而吹之管長則清管短則濁黃鍾不宜獨清也而或者直以三寸九分爲相距之數其果呂氏之本旨乎若夫數學則亦有可言者彼度量權衡至于黃鍾樂固數之所由以出而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十二律之數由千萬而極之于杪忽樂實數之所生也歷則全以推算爲主由章而蔀而紀而元所以積其時由一度以極于三百六十所以覩其象言律歷而歸之數其眞得其要領者哉獨是數學于今亦少衰矣粟布以商存方田以田用而句股以測天特貴顧句股之法古人用之密故以測渾圓而有餘今人用之疏

故以測平圓而僅足古有句股弦矢以割圓測弧而今則有句股直角又有銳鈍二角而三角以成吾嘗求其說焉點線體面立其程也弦矢割切通其法也有三等之角有二等之角有不等之角盡其類也四角者可分而爲二五角者可分而爲三六角者可分而爲四窮其變也兩線不能以成形故角始于三弦矢割切各有正餘故線全于八試定正十以度天由十中之點分引兩線以極夫天表其適得九十度也則三方平而角直其過乎九十度也則太寬而角鈍其不及乎九十度也則太狹而角銳回互其位反覆其數舉一反三由三度二

以古乘除法求之天之度無復遁矣而由歷以推之于律進疏率而極諸微杪彼黃鍾徑圍之數不立辨也哉昔孔子告顏淵以爲邦始以夏時而終以韶舞歷律誠爲邦之大事也然則三角之數可不亟講也乎

錢法策 會試

善于治天下者攬天下之利權而自操之而後奸民不得以行其私淸天下之害源而決去之而後細民不致于受其病非然者匹夫黠驁之徒私攬其利而有之而天下之法始大壞而天下之民乃大病則錢法所宜亟講也考列星圖天錢十星在北落之西敬天象而時其

而易售以奸也則甘而爲之彼甘焉而法不得而禁矣

惟是銅美工精使彼有所不可混而輕重則斟酌于五

銖開元之間務與銀一釐相直則私錢既不可用而又

多所費勤而無所其亦不禁而自止矣蓋官錢行而後

利權歸于上私錢廢而後害源淸于下奸民以息細民

以安法可以久存而事歸于畫一豈非治世之善術哉

今天下之錢江左右爲善京師二當其一山東湖廣之

錢二不當其一此固私鑄之媒也然則私錢之禁亦第

整齊于上而不徒求之下也夫

殿試策一篇　康熙己丑科

臣對臣聞域中二大曰天曰君其權相等而道亦相同
萬物資始而各正性命者上天也首出庶物而萬國咸
寧者聖人也惟天資始以爲羣生之宰故春作夏長秋
斂冬藏廻環于盈虛消息之間而太和之氣容保無疆
所爲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照臨之以日月者皆所
以成天道之至教惟聖首出以立臣民之極故仁漸義
摩禮陶樂淑鼓舞于重熙累洽之餘而咨儆之勤有加
無已所爲勸之以公忠勵之以名節休養之以富且教
者皆所以成聖人之至德蓋乾坤雖大在上帝必使萬
物皆蒙其休而海宇雖遙在聖人必使四海咸歸其極

制其理甚大其利甚宏自三代以來夏鑄歷山商鑄莊山周立九府圜法管仲榷山齊國以富唐以親王領其事宋以秘閣督其局明初財賈雜鈔並行成化中鈔法既壅專申三品泉布之法弛用銀之禁萬歷之初議行天下直省一體鼓鑄新舊並行而議益紛然矣夫錢實于金利于刀而取法于泉泉者來有源而流不竭將民之是利而一有亂之者則且壅塞不行而公私交困豈復有泉之實也哉我

國家循有明舊制而稍變通之仍設寶源寶泉二局酌古準今宜若可以無弊而盜鑄時有

皇上念私錢病民屢下廷臣集議求所以禁之之方亦既委曲詳盡而無遺策矣謂處分寬而有司奉行之不以實耶而守土之官知情及失察者亦既有罰謂立法恕而奸民愍不畏耶而私鑄與私販者亦既不宥謂無以塞其流而廢錢之購收已非一日謂無以清其源而遣官巡察亦不一人豈私鑄遂不可禁乎生獨以爲人忘其身以爲之者必有所甚甘于其事也古之錢法必審其中而一其制使私錢不得而亂而後可以息盜鑄之憂直百當千錢雖大而所值多也則甘而爲之鸞眼荇葉直雖少而無甚費也則甘而爲之子母相權雜亂無章

其願甚大其功甚難而事實相因理爲一致易之頤曰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而漢臣蕭何之對君則曰養民以
致賢蓋臣職與民事一以貫之然後元首股肱載賡以
相慶賢親樂利百世而不忘蓋天心旣默契而國祚亦
因以靈長矣欽惟
皇帝陛下敷施九德表正萬方作君作師量則彌綸天地允
文允武功尤函蓋古今宣威命于風雷而省方覲嶽時
策六飛極赫聲濯靈之區河清而海晏霈恩膏于雨露
而賜復蠲租動踰百萬遍食德飲和之衆華祝而嵩呼
振黃鍾大呂以節八風則神解獨得于心定六律正五

音大建中和之極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元化如運諸掌釐百工熙庶績聿成欽若之功固已自南自北自西自東四海登無爲之上理抑且得位得祿得名得壽萬年綿有道之昌期矣乃猶慮臣心未必盡公忠臣節未必皆廉潔民生雖厚而未必盡厚士習雖淳而未必盡淳進臣等于

彤墀之下而策之以獎進公忠振興名節與夫轉移風化教育人材之至理大哉

王言眞有見于天德之全而會萬物于一體一哉

王心眞有得于天行之健而貫始終于一致者乎臣雖固陋

然伏處草茅歌咏太平之餘處民之列習士之行而一
旦與于鄉貢之典則行且有臣之職者也其敢不以素
所學習者昌言拜手以對揚
天子之丕顯休命哉 臣 竊以君德同于天德則君治即同于
天治西銘以大君爲天之宗子大臣則宗子之家相而
民則吾同胞者也人君所處者天位所與臣共治者天
職其所以阜民之生者天之美利而所以鼓舞士習者
天敘之典天秩之禮所以整齊而畫一者則天命天討
之公也則亦以天治之而已伏讀
制策有曰不欺之謂忠無僞之謂誠必忠與誠合然後能守

正不阿獨立不倚又以名節爲人臣標準欲在位者以禮法爲防檢以名教爲矩範斯誠深探夫人臣事君之本源而大小臣工所當奉爲法守者乎 臣 獨以爲人臣之立身也有內有外而人臣之事君也有本有文忠誠敦于內退之可以立身者進之即爲事君之本名節立于外平居可以立身者臨事即無媿于事君之文誠能內盡其忠誠而外修其名節則廟堂之上奉法守道風采自異于衆人而有以預養大臣之望一旦稍有緩急則明大疑定大難可否不惑于旁論而有以立大臣之功君視之如腹心倚之如股肱不可以須臾或間國之

所以有親臣也休與同其休戚與同其戚不敢以始終
或異國之所以有世臣也而其所以致此者則在人主
體天以臨之而後人臣奉天不違不敢以營已而懷私
背公而植黨我
皇上議道自己開誠布公所謂體天道以盡君道者亦既無
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下猶有未盡勸者何歟毋亦
聖明天授羣臣自以莫能仰贊而不敢自行其意乎抑知
皇上具如神之智必無不廣如天之仁者誠令位既尊祿既
重而天職復與共治焉與以可爲之權養以敢爲之氣
如天之虛而無心而猶不能守正不阿獨立不倚以自

盡其忠誠自立其名節者必非人臣此卽奪其天命之
桀加以天討之刑亦惟自悔其棄天褻天之罪而已敢
復怨天之不慈哉至于
制策所云民皆赤子或迫于飢寒失于訓誡而爲盜非其本
心欲以富教之宜責之民牧則尤
皇上如天之德所謂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者也天生民而
立之君使司牧之不能養民則飢寒相迫民有所不得
已而不思所以自愛不能教民則禮義不明陷于不自
知而不求所以自全而奸宄始竊發矣漢宣帝謂與我
共斯民者惟良二千石共之云者謂民生之安君臣當

各盡其道也哉

皇上之養斯民蠲租賜復之令屢下既有以遂民之生而

聖諭十六條講習孝友睦婣之旨又有以復民之性蓋

皇上所爲率民牧以亮天工者亦既備矣封疆大臣苟能課州縣實意奉行而膏澤之施蠲于上者不征于下月吉之講勤于始者不怠于終開之以衣食之源而申之以孝弟之義而民有不向化者乎惟有司以此爲殿最乃能以愛已者愛人而閭閻以此相率先亦即以親下者親上豈猶有不好仁之官不好義之民哉蓋政治之行實則效僞則不效人可以僞爲惟天不容僞有實政何

患無實效哉若乃士期實用不在文詞因以昔之儒臣
相期欲令窮理達務收明體適用之效伏讀
制策誠有然者董仲舒引孔子之言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
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而易通亦云文所以載道輪轅
飾而人弗用則爲虛車乃或者剽竊古人之言以爲弋
取功名之具豈
皇上所以崇儒重士之意乎援經傳以議禮引春秋以斷獄
以周禮致太平以三百篇當諫書如古之治經者今
國家文教休明不可謂無其人就其文而觀之其探源而
窮流者留心經世之士也其支離而勦襲者苟且無實

之流也衡文者分別觀之而所取不失而天下之士必
無不應運而興起者而衡文者任非其人則雖有經術
之士不能識也蓋安民生者法上天之覆物而雨暘寒
燠咸戴生成興士習者法上天之降衷而風雨露雷莫
非至教惟
皇上執宗子之權責成家相以保同胞之民而拔其秀天位
益崇天職益治天秩天敘無不明天命天討協于一天
德王道不誠殊塗而同歸也哉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
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浙江庚子鄉試策問 改湯編修稿

問自古文學侍從之臣所以備顧問盡規勸于中庸九經在尊賢之列凡為天下國家者修身而外莫有先焉者也宋司馬光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直入宿以備非時宣詔范純仁論文學之臣宜朝夕論思與共休戚其所以責望于詞臣者匪徒文藝已也我

皇上優禮百僚股肱心膂各任厥職而于詞臣更加優渥舊例翰林更班內直寅入酉歸至啟奏時惟任講官者得

侍

起居司記注康熙五十七年復奉

特旨令詞臣凡遇啟奏並得侍班列臺垣諸臣之上仰覲
天顏時蒙顧問此誠千載一時之盛典也夫論思者宰相之
職匡弼者科道之任今所以待詞臣者若此蓋將以備
顧問者叅論思之席盡規諫者兼匡弼之資也乃或者
懼滋隕越而緘默西清託言養望豈所以稱任使歟茲
欲發其忠誠鼓其志氣使之敢言又不敢不言其何道
而可我
皇上聖同堯舜治躋唐虞固無俟拾遺補闕然都俞吁咈皆
休風也必如何而後不忝侍從之職意宋時入直輪對
奏劄猶有可舉行者乎以疏奏或易于面奏乎多士學

古人官行備清華之選盍各抒所見以占他日立朝梗

概

翻譯試士題

考文爲三重之一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東土

特命噶盎札爾固齊額爾德尼榜式二人遵照

訓旨創立國書至

太宗文皇帝文教益昌以從前字數尚不敷用

特諭大海榜式將國書增添圈點及外字切音又

命希福榜式翻譯遼金元三史以備掌故于是政事文章貫通

爲一多士明習國書必有追踪
國初名臣以光文治者其各抒所學以備本館纂修之選
一日之長先樂覩其盛焉